

一年总共是九十多天再算上
不可穿戴的零星皮屑和漂有蚊群的稀薄羊水
也仍不宜乘坐。鹰的粪角质匮乏
又过于庄重过于哀怨已无需
再聚集成可用来镌刻神龛的瀑布。雷也坠毁，
全身霉点斑驳，孵出的只是早天的水生藻类，
被无风的断层上生长茂盛的死鼠珍藏使树冠徒然
阴森博大，只留有
腐臭蕃茄的假发，不必再涂唇膏。
或者有几缕白夜的蝎尾谨慎泄露的芳香也都
一簇一簇绽开长有晶亮复眼的毒蘑菇，更难以
窥探。其余 ——
无非是永不卷曲的不育的青葱的高原，是
雾的不衰的合金之菊
是在音乐的昏黄的臭氧层上暴虐矗立的
最后痊愈的交响石狮子
是在极光的襁褓的鬃梢才放肆发育的
海的伞骨。当滚烫的雨水正要往
岁月的寒湿酒窖里浇铸一座知觉的首都时，

雪的焰火

就沿着由于瘙痒而缩紧的年轮的痴笑溅出

地面。痛楚的乳晕尽管

曾融开一整片内陆湖泊，但它的四周

却再也没有节日蔓延。

这是仅存的气候，唯一的季度

时间的

最后一道着色工序，为了蛮横闯入

记忆的后台更衣室去追捕烧焦了布景

又四散奔逃的脚灯。

可是仍有众多的非婚生的星系

正在蓄意用它们发达的木轅

去冲撞闹市白齿的圆舞，

雪不是白色的，它只是没有颜色。

岳 重 作于1988年 无题